■艺文空间

也想牧牛

□周孟贤

随着年龄的递增，我越来越喜欢勤勤恳恳的牛了。不知从何时起，当我伫立原野凝视劳作的牛，我总会想起李可染先生笔下的牛。当我待在李可染的牧牛图旁，我的面前会出现一个幻景：真实的牛从田间、从水塘向我走来，走着走着，我似乎从它的深深的脚窝里汲取了“牛劲”。

说真的，每当我面对耕牛，我会努力靠近它，我会抚摸它的脊背、它的头角。我在想：你的姿态便是一种实力！我还想：是拉犁的牛把生土翻成熟土，把冻土翻成热土！这世界，这广袤的大地，这翻耕农田的苦力，幸亏有了牛；只有“抵触隆曦、日耕百亩”的牛，才能“吃”下任何动物都无法替代、无法完成的超强重活！在我眼里，是牛用全身的力气拉来了残雪中的春，拉来了硕果累累的金秋。所以它才有资格接受含金量很高的、金灿灿的几个词：踏实、朴实、诚实。

我所以特别喜欢牛，不只它的憨厚、它的精神，还有“利满天下”、“富穷饱饥，功用不有”的品格。可以说，靠近庞大的牛让人绝无恐惧感，反倒有一种安全感，仿佛它那壮硕的身躯呵护着你。这时，你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吟咏明·高启的《牧牛词》：“日斜草远牛行迟，牛劳牛饥惟我知。牛上唱歌牛下坐，夜间还向牛边卧”……

“夜间还向牛边卧”，可见爱牛之心之情已到了极致。自古以来卧牛边的文人墨客大有人在，我想当代山水画大师、上世纪40年代以姿态各异、栩栩如生的牛图个展震动画坛的，李可染先生便是其中一个。李可染先生爱牛至深，水墨落纸便有惟妙惟肖、神形兼备的水牛出现，其憨态十足、犟劲卯足的牧牛图，声名几乎压过了自己的山水画名。他的那些构图别致、笔墨简洁的水牛充满了意趣，田园风味十分浓郁，让人赏心悦目、爱不释手。比如1987年作的《草原放牧图》，6只姿态各异、安然憩息的水牛，有的趴下，有的回首，有的仰看，有的静默凝神……想必这是吃苦耐劳、不谋私利的牛劳作之后的一次聚集，我久赏之后很想描摹一幅，然后题上梅尧臣的“破领耕不休，何暇顾羸犊”之诗句。然后拍拍“牛”背：老夫羡慕小牧童，也想牧牛牛边卧！

又比如那幅《柳塘放牧图》，淡墨的柳条有的轻轻飏起，有的垂挂水面，两只水牛十分惬意地将身体没入水中，只露出牛背和牛头，手拿枝条的牧童端坐前一只牛背上，自得其乐地回看后一只水牛，后一只水牛仰头向前看着……而我呢？则把目光盯在牛的牛角上，我突然想到上帝对牛真是充满了呵护：配一副牛角给牛，以此抵抗外侵保护自己。如果上帝疏忽了这点，牛没有了“利器”只能听凭欺侮。我不知道画家画牛时对牛角有没有深层的想法，也不知道画家画了一生的牛图里，有没有一首有关牛角的题诗？我思忖，任何一个画家画牛时，应该知道古代农耕民族视牛角为力量与威严的象征。牛角对于一只牛来说，可彰显它的雄健、呈现它的力度和装饰它的形象，可使牛显得气宇轩昂、牛气冲天。

古人常常以牛喻人，借牛抒怀，那个李纲在他的《病牛》诗中这样写道：“耕犁千亩实千箱，力尽筋疲谁复伤？但得众生皆饱饱，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诗的前一半歌颂牛的辛劳与功绩，后一半借病牛自喻以言志，指斥寡恩薄义的朝廷，同时抒发自己愿为天下苍生而竭尽全力的宽阔襟怀。再比如，那幅《俯首孺子牛为何强犟》图情趣盎然、味道十足：一个头戴草帽的小牧童使出浑身力气，将身体往后靠，双脚伸直撑住地面，一双小手死死拉着牛绳；而那头壮硕庞大的水牛头向下，前脚撑地，屁股上翘，也卯足劲死活不肯向前走……这幅大与小、浓与淡、强与弱的强烈对比的画，不只充满了生活气息，更有一种美感与力度与内涵融合一起的视觉冲击力！目不转睛的我，呆呆地期望这只牛能松动一下，能随牧童而去……然而，这只牛一如铁塔纹丝不动，它为什么要犟呢？或者说，画家为什么要画这只犟牛？是仅仅出于表现生活中的一种现象吗？它的内涵或者它的意味是什么？我想到画家当年画牛的起因和画牛的背景：上世纪40年代，战争的火焰弥漫在祖国大地，身在重庆的画家正参加郭沫若的“文委会”，从事爱国抗日宣传。每天居住金刚坡糊家桥农民家里的他与牛为邻，朝夕相望，于是产生了画牛的灵感，他希翼全国民众发扬牛的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驱逐日寇、复兴中华。我想，画家在积墨与浓墨中，渗入了深深的寓意……

面对李可染先生笔下的小牧童趴牛背、坐牛脖和拉着牛绳牵着牛的画图，很想牧牛且愿牛边卧的我，想起了早年就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一则传说：在尧舜时代，有位皇帝经过春天的田野，问及正在扶犁耕耘的白发苍苍的农夫，正在劳作的两头牛中哪一个力气大？老农急忙摆手示意别问，尔后把皇帝拉到离牛很远的地方，轻轻地耳语：左边那头力气弱一些，但它十分卖力，我们当面议论会伤害它的感情……这些话直至如今仍感动着我，可见我们人类爱护牛敬仰牛歌颂牛尊重牛自古有之。

李可染先生自1940年开始画牛，一口气画了50年，在他笔下“走”出的“牛”的身上，凝集了画家半个世纪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。他的那些《夕照中的重庆山城》《万山红遍》和《雨中漓江》等山水画一直悬挂我心中，这些画的构图雄奇险峻、笔墨生辣浑厚、奇中见崛；同样，他的那些清简疏淡、求变化、见统一、墨韵与神韵同辉映的牧牛图，同样深烙我的脑海。倘若70多年前我在重庆观赏可染先生的画展，我会怯生生地对他说：你画了许多憨态的牛、耕耘的牛、戏水的牛、吃草的牛、站立的牛、卧躺的牛……你是否少了一头别样的牛，即仰头的牛、吼叫的牛、长啸的牛？在那抗日烽火连天烧的年代里，多少中华儿女在军号和牛角号声中，像吼叫的牛，像长啸的牛，并以牛角一样威武的精神冲锋陷阵、奋勇杀敌……

其实，在李可染的山水画、牧牛图以外，我还非常喜欢他多次书写的和那枚篆刻印章上的印文：实者慧。这三个字，让我想到一个画家所以成为一个大师的全部理由，“天下学问惟老实而勤奋强毅力者得之，机巧不能得也”。这句话，窃以为是先生留给后辈的珍贵财富。我想，应该感谢儿时授艺李可染的钱食芝老先生，感谢他取意《墨子》中“孺子可教，素质可染”，为之取名“可染”——让这位自觉开拓中国画艺术精神的大师之名永远“染”上中国绘画史册！

李可染先生生前的两句有关牛的话让我一直咀嚼和回味，我觉得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都应记取：“稳步向前，足不踏空”。

■记 忆

惟愿我是，你的四季

□申 林

这个柔肠百转的标题在心里转悠了许久，缘起于老家的一味小吃——“胡辣汤”。

今年暑期回家，匆忙间，竟错过再次品尝其美味在梦中时常萦绕的家乡小吃：胡辣汤，遗憾之情久难遣散。返乡几日，完成了一些游子的责任和义务，薄尽了一点孝道后，感恩的心也便在胡辣汤的香味里飘荡开了。内心小小的悸动幻化成一串歌词：“英雄不怕出身太淡薄，有真情在哪儿也自豪，就为一个缘字情难了，一生一世总也忘不了”——在我特意为“胡辣汤”改写的歌词里，你可品出了它的香美？

“胡辣汤”是河南老家的一种小吃，外观并不起眼，有点黏黏糊糊，色泽算不上通透鲜亮，味道也不够清素香雅，让人不由得想起旧时代出身卑微又不太讨喜的小丫鬟，似缺乏攀龙附凤的底气与条件。情商还有点偏低，总满足于在糊里糊涂里自在逍遥。后来深究之下才了解到，这不起眼的“胡辣汤”，曾经登堂入室成为宫廷“御汤”呢。

据说明嘉靖年间，阁老严嵩为了讨皇帝老儿欢心，从一高僧手中得到一种益寿延年的调味药献给皇帝，以烧汤饮之。该汤美味无穷，龙颜大喜，命名为“御汤”。明朝亡后，御厨赵纪携带此药逃至河南逍遥（今西华县逍遥镇），将此方传到了该地。该地人因此汤辣味俱全，遂改名为“胡辣汤”。

喜欢胡辣汤，首先喜欢它的辣味，它的主要调味料是胡椒。据专家考证，胡辣汤的祖宗应该是酸辣汤和肉粥的混合体，加入肉类恐怕是为了适应更多人的口味。胡辣汤的辣是香辣，浓浓的香汤和菜肉拌在一起，香里透着辣。入口即入心，那香辣一如初学剑法的少女般活泼天真、无拘无束，大幕一开，便舞动利刃挑动你的味蕾，泼辣辣热力四射地怀抱所有激情直袭你的五官耳鼻，让人有点措手不及，有点应接不暇，有点忘乎所以……随缘随喜，就在“辣”字。

喜欢胡辣汤，还喜欢它的“胡”味。我素来喜欢洁净，但却独喜欢它的“胡”。胡辣汤类似羹，有着模糊混沌分辨不清的汤汁，汤中放各色菜蔬，粉条、木耳、牛肉、面筋、豆皮、黄花菜等等，可谓“南北十八将”手拉手登场，让这碗貌不惊人的“混血”杂汤也随之生动。在冬日清冷的早晨，来一碗胡辣汤，配以炸油馍或煎包、馅饼，那可是一顿让你能通体暖和的早餐。而在温暖的广州，吃上一大碗自己做的胡辣汤，吃完浑身湿透，毛孔大开，说不出来的精神。跟随全身怒放的毛孔，许多烦扰也通通排出，思想的闸门也悄悄洞开。

喜欢胡辣汤，还缘于年少时的记忆。每逢大寒或是身患风寒，就盼着父母煮的胡辣汤，既香辣解馋，又有丰富能量抵抗疾病。为了增加我的营养，他们总是尽量多放几种蔬菜和干菜以及肉丸。吃着胡辣汤，全身像被温热的刷子刷通了筋络，熏热了血液。透过浓香弥漫的雾气偷眼看着父母忙碌的身影，对生活的诸多感怀从心底油然升腾。“胡辣汤”的丰富杂陈与美味，像极了平凡而包容的父母之爱。它的香味像是父母的赏识鼓励，足够让我自信温暖；它的辣味又像是父母在严厉呵责、耐心批评，可谓无微不至，让你开头觉得热辣辣的，似乎难以承受，到最后却又不愿放弃乃至全部吸纳。每当我意气风发洋洋自得时，第一个给我泼冷水，大讲祸福相依等人生哲理的一定是父母。而当我遭遇挫折、磨难、困惑甚至失败无助时，他们又扮演起向我灌输“难得糊涂，学会放下”的心灵导师。

今夏，需处理的杂事特多，总难安寝。每次电话，父母总引经据典地安慰我。偶尔也觉腻烦，总觉得他们的观念太陈旧，说辞也太老套。每次不免有冲口而出的小冒犯，事后总觉自己过于幼稚和肤浅。回味今昔，越发觉得父母的爱就像胡辣汤，浑厚、辛辣、直白、丰富、包容，表面庸常而内赋深蕴。父母仿佛生来糊涂，从来不计较我有无回报和对他们所犯的过错，在我的成长之路上，却从未遗漏过一丝关心和牵挂，以及全力而无言的支持。

为了让我在繁忙工作之余调适身心，父母把女儿接回河南老家过暑期。每天，这条亲情专线总会被三代人的笑声和甜蜜灼得滚烫，那味道多么熟悉！那亲情多么朴实醇厚！

那天妈妈在电话中说太遗憾，未让我在老家吃上现做的胡辣汤。其实，母亲不知，胡辣汤已成为我五官的“御汤”，父母用爱配成“食材”，金色的一方大印，就是他们的心，那大红酸枝的卷轴，就是他们的温暖双手，而卷上的每一个字，都是他们的言行。就像胡辣汤，香辣的是真情，长存的是爱意，黏糊的是包容。

突然想起一首很喜欢的歌，想起胡辣汤给予我的四季如春般的爱，我有意将这句改过的歌词“惟愿我是，你的四季”，送给胡辣汤。而面对父母如胡辣汤般浓烈的爱，我想时时唱响这首歌曲，也会更加努力，早日成为围绕他们的可人四季……



牧牛（中国画） 李可染 作

原上草

刊头题字：臧克家

第172期

■印 象

古风泉州

□尹汉胤

置身泉州，从风中就可以嗅到一股迷人的海洋气息。这气息令人向往沉醉，又促人沉思怀想。这气息来自遥远的古代，春秋战国，闽越人面对浩瀚大海，勇敢地开始了“以舟为车，以楫为马”的渔猎航海生活。南朝时，泉州已有海船通达南海诸国，至宋、元时期，泉州海外贸易达于鼎盛，“刺桐港”被誉为“东方第一大港”扬名世界。“四海商舶，诸番琛贡，皆于是乎集”。“刺桐港”帆樯如林，商旅接踵，一番盛世景象。

泉州的海洋气息，蕴藉着泉州人奔赴海洋的气魄胆识，开放容纳的自信胸襟。历史上，这片面向太平洋，吐纳海风丰饶的土地，与世界100多个国家、地区有商贸往来。与此同时，世界各种宗教、文化随商贸也汇集于此，面对多种文化的登陆，泉州以海纳百川的文化包容接纳了它们，使各种宗教、文化在这里交汇激荡，共存不悖地发展传承。波澜壮阔的太平洋，不仅给予了泉州繁荣的海运商贸，更赋予了泉州人博大生命的启示、放眼世界的宽阔胸怀。

春和景明时节，时隔十几年再次来到泉州。我欣喜地发现，古老的泉州发生了巨大变化，但并未像中国的一些城市，在这期间建起了一堆毫无历史传承的水泥森林，而是依然保持着鲜明的地域文化。在泉州商业街徜徉，见沿街店铺，红色砖墙，白泥砖缝，保持着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。温馨别致的阳台上，各色鲜花从栏杆中探出头，望着街上的行人。一层铺面，一律缩进3米左右空间，形成贯通全街的骑楼景观，让行人不受日晒雨淋地穿行其间，古风犹存。那些立于路口街边，垂挂着长长气根，形若美髯翁的古榕，如云的树冠，形若撑起的巨大华盖，静静地护佑着熙来攘往的苍生。沧桑如铁的树干，不经意间已刻下百年年轮，岁月演进，朝代更替，它们始终默默守望着这座城市，见证着泉州的历史今昔。

西晋时期，中原发生了五胡乱华，大量河洛人南渡，定居于泉州晋江、洛阳江两岸，成为泉州的主体居民，河洛语逐渐演变为泉州的方言。漫漫岁月，延续至今，泉州人的姓氏始终对应着中原故土的郡望堂号，以这种传承方式标明着祖先出生地。

河洛人信奉道教。至唐代，佛教进入鼎盛。宋、元时期，阿拉伯、波斯商人信仰的天主教、景教、伊斯兰教、摩尼教开始传入泉州。19世纪末，基督教、日本教、犹太教也随之传入泉州，泉州又被誉为世界宗教的博物馆。河洛人带来的原生态汉族文化艺术，南音、梨园戏、高甲戏、提线木偶、布袋戏等戏剧，从此在泉州扎下了根，传唱至今，不少失传于中原的剧种，今天依然在泉州粉墨生香，余音不绝。

在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，保存有大量的珍贵文物。其中宋、元时期的伊斯兰教、古基督教、印度教、摩尼教石刻就有400多块。从墓碑可以知道，当年来到泉州的伊斯兰人，有不少人长眠于此，他们的灵魂已被真主召回圣地。实际他们中的不少人，留在了中国，而且还繁衍了后代子孙，据我所知，福建著名老作家郭风，就是伊斯兰人后裔。

泉州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最早的地区之一，历史上在泉州建有7座清真寺。目前，尚存有一座中国最古老的阿拉伯建筑风格清真寺。唐武德年间，穆罕默德遣四贤徒来华传教。一贤传教广州，二贤传教扬州，三贤、四贤传教泉州，二贤终卒于泉州，归葬于灵山，圣墓至今保存完好。记得当年，我率中国作协少数民族作家采风团来到灵山，团中穆斯林作家面对圣墓，匍匐在地虔诚膜拜的情景，至今历历在目。

中原是中国农耕文化的发源地。由此发端，中华民族进入了漫长的农耕文化时代。固守本土，精耕细作，自给自足，成为生存根本。中国农民非生活不下去，是不会离乡背井迁徙他乡的。然而，为躲避外族侵扰战火，从中原南迁到泉州的河洛人，面对汹涌澎湃的大海，却一改中原农耕传统，以强烈的海洋意识，开启了渔猎、海外贸易。在偏居一隅的泉州，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辉煌灿烂的海洋繁荣时代。

然而，泉州人以豪迈的海洋意识开创的海外商贸辉煌，却没能在中国发扬光大，成为国家的共识。至明代，便在“寸板不许下海”的海禁中，被无情地扼杀了。而同时期的欧洲，却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，风帆所到之处，新大陆被不断发现，随之欧洲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，资本主义迅速崛起于世界。

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，有着1.8万公里海岸线，30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。令人遗憾的是，中国在历史上却是一个缺乏海洋意识的国家。海洋意识的淡薄，导致了中国在近代历史中，受尽世界列强来自海上的凌辱。

站在汇集着多元文化与宗教的清源山，面对淡然席地而坐、羽化成仙的老子。强烈阳光下，他那双深邃的眼睛，仿佛两眼深不可测的哲学源泉，俯视着紫气东来气息下，勃发出万象生机的现代泉州。

今昔已千年，不知他在此有何感想。

有意思的是，我们此行被冠以“通仙文学之旅”。数日行走在八闽大地，天海之间，的确感悟颇多，似有飘飘通仙之感。但想达于羽化通仙之境，对人而言，是毕生慧其心智、身体力行的过程。然而，只有经历痛苦的蜕变，才会获得成长的契机。一个人如此，民族、国家亦然。

广 告

阳光

2012年第九期
（总第二百零九期）
社长/主编 徐 迅
执行主编 凌 翼

新锐作家 毒药（中篇小说）……孟昭旺
往日红颜（短篇小说）……孟昭旺
可能很短，也可能很长（创作谈）……孟昭旺
中篇小说 麦子熟了……翟 妍
短篇小说 别开玩笑……刘家芳
名家新作 忆清泉……陈建功
吾师浩然……陈建功
散文随笔 岳母娘……刘耀平
白鹭洲书院写意……刘英敏
那些多年后的邂逅与相聚……陈莉莉
法眼观文 她有多少关系……秦万里
作家镜像 情谊永远贾平凹……夏坚德
诗 歌 麦地里的月光在飞翔（组诗）……耿小会

阳光博客：http:// blog.sina.com.cn / ygmag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九区1号 邮编：100013
电话：010-64463817(传真) 投稿邮箱：ygmag@126.com

江南
二〇一二年第五期目录

长篇小说
公羊……张 忌
没有理由的写作……张 忌
中篇小说
杀孔雀……陈家桥
心理治疗……张 弛
短篇小说
榨油……刘庆邦
耻……夏 烁
他乡华文
走电人……（台湾）李仪婷
无人知晓的我…（台湾）陈 雪
第一见证 王国龙：我的托派岁月……王国龙口述 沈克成 王永胜整理
文史我鉴 一生流浪的精神探索者……梦之仪
【阅稿絮语】 秀木何堪风无情……沙 牧
走读江南 历史与现实的交汇——金华“非遗”考察及其他……何志云

通信地址：杭州体育场路178号浙报大楼。邮编：310007。邮发代号：32-79。全年六期：90.00元。电话：0571-85117223（发行部）、85111970（编辑部）。

《扬子江》评论
二〇一二年第四期要目

豁蒙讲坛
南京的文学现代史：十一个关键时刻……王德威
名家三棱镜
镜中之象的背后……洛 夫
与大河的对话——诗人洛夫访谈录……马铃薯兄弟 洛 夫
“一个奇迹，甚至是一个神迹”：长诗《漂木》谵论……胡 亮
思潮与现象
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合法性危机…王晓华
作家作品论 子川论……叶 橹
名编视野
《当代文艺思潮》杂志二三事……管卫中
才情并茂 诗文双秀——编余丛谈：宋词及其诗文印象……徐兆淮
海外华文文学研究
巷弄与高楼的空间诗学——当代台湾现代主义散文空间意象研究之一……林 强 吴丽仙

国内邮发代号为28—271，定价7.50元。欢迎邮购，免收邮资。联系地址：南京市梦都大街50号江苏省作家协会《扬子江》评论编辑部。邮政编码：210019。联系电话：025-86486055。电子邮箱：yzjpl@vip.sina.com。

黄河文学
二〇一二年第九期目录
总第一百五十五期

一频道 何期泪洒江南雨——送怀谦远行……王必胜
我与金庸……彦 火
谁能逾越静默……杨光祖
读书记 读书记（八）……石舒清
小 说 孔雀……林麦琪
亚时光……云经立
第八日……邓雅心
灯神……万小雪
别人的目光……陈昕昕
八廓街……余 伞
访 谈 有关文学的生死问题……郝 雨 吴 静
散文·她们 最初的阅读……阿 舍
散步……土 豆
七月半……郭 梅
五十年前的爱情……刘晓霞
倘若你心里没有追寻 怎么看得懂我的孤单…辛文婧
“三大件”……舒 虹
序与跋 三明朝那抹嫣红……郑 毅
安静而通灵的写作……牛撇捺
低飞的姿态……黄桂元

投稿信箱：hhwxxs@163.com（小说）。hhwxsw@163.com（散文）。hhwxsg@163.com（诗歌、评论）。电话：0951—6888593、6888599。发行联系：苏先生。电话：5129909。地址：宁夏银川市金凤区泰康街8号银川市文化艺术中心东楼。邮编：750011。